

唐代《金刚经》灵验故事与日本平安时代 佛教说话文学的交涉关系考略

中国人民大学 李铭敬

[摘要] 《冥报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三宝感应要略录》等作品皆久散佚于国内而独存于日本,并且对日本的佛教说话文学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本稿主要就上述作品中的唐代《金刚经》灵验故事与《日本灵异记》和《今昔物语集》等日本平安时代佛教说话文学的交涉关系进行了考述,修正了日本学界在此问题上所存在的错误之处,并指出:从事中日说话文学研究必须对关联故事进行溯源性的考究,从源头上把握这些故事的传承流变。

[关键词] 金刚经灵验故事 日本灵异记 今昔物语集 出典 原典

1

佛教灵验故事,概括而言,就是指佛教信徒用来宣传佛、法、僧三宝神奇灵验的短篇故事。将这样一些短小故事结集成书的作品,可以统称之为“佛教灵验故事集”。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即释子僧人等用以辅助宣扬佛教之书。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光世音应验记》、《续光世音应验记》、《系观世音应验记》等数种《观世音应验记》以及《冤魂志》、《宣验记》、《冥祥记》、《集灵记》、《旌异记》、《舍利感应记》等多种灵验故事集出现。进入唐朝以后,佛教在中国迎来其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佛教灵验故事集,虽然在撰述形式上仍蹈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但在内容上则更加丰富。比如,六朝时期《观音经》灵验故事集较多,但到了唐朝,随着禅宗的发展,尤其是唐玄宗《御注金刚经》颁行天下之后,《金刚经》信仰愈加流行,产生了许多《金刚经》灵验故事集。

《金刚经》为印度大乘佛典,全称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或《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亦简称《金刚般若经》。汉译《金刚经》共有六种,最早为五世纪初鸠摩罗什所译,后又有元魏菩提流支、陈真谛、隋笈多等译本。到了唐代,先后出现了玄奘和义净两个译本。唐代《金刚经》的流行,仅以敦

煌文献为例即可明证:敦煌文献之中所见《金刚经》经卷多达两千种以上;其所存四十余号唐代宫廷写经之中仅《金刚经》即占十一号;内含多种唐代撰述《金刚经》注疏著作;另有《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开元皇帝赞颂金刚经功德》各一卷^[1]。

唐代的《金刚经》灵验故事集,唐临《冥报记》、和郎徐令《冥报拾遗》、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道世《法苑珠林》、李亢《独异志》等作品集中皆有集录,专集则以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为最早。此书收录《金刚经》灵验故事十八则,事见卢求《金刚经报应记》。该书后来散佚,其中的十四则故事为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所引录而得以见存。

孟献忠所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一书,唐玄宗开元六年(718)成书,上中下三卷,共收录七十则故事,其中录自《金刚般若经灵验记》十四则,《冥报记》一则,《冥报拾遗》十则,其余四十五则不注出典,但多含撰者依自身见闻而辑录的故事。辽代高僧非浊撰《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中第三十一则、第五十六则和第五十七则等三则故事据其各自题脚注即可知系采录于孟献忠此书。孟献忠的名字,史书未见记载,但是日本所存以下两种资料出现了孟献忠的名字:其一为江户时代刊行的附有本文注释的《游仙窟》版本^[2];其二为唐抄本《王勃集》残卷第三十所收《君没后彭执古孟献忠与诸

弟书》^[3]一文中。前者见于《游仙窟》原文“绛树青琴,对之羞死”一句的注释文中,引文作“孟献忠文场秀句曰:绛树者,古美妾也”;后者见于文章的题目和末尾署名之中,署作“彭执古孟献忠谏”。另据《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本书可知:孟献忠于唐长安三年(701)任申州(今河南省信阳市)司户,开元六年(718)任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司马。由此可推,其当是生活于初唐至盛唐时期的佛教信徒和地方官员^[4]。

除上述萧瑀与孟献忠著述之外,尚有段成式《金刚鸮异》、卢求《金刚经报应记》、敦煌文献中出现的《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等,其中后两书中所集故事亦多见于上述诸书。

《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冥报记》、《三宝感应要略录》等作品皆久散佚于国内而独存于日本,并且对于日本的佛教说话文学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其影响范围之广,超越日本古代、中世、直至近世。限于篇幅,本稿主要就唐代《金刚经》灵验故事与日本平安时代佛教说话文学的交涉关系略作考述。

2

日本的说话文学,大致等同于中国的短篇故事(集),其内容包罗万象,志怪小说、笔记小说、佛教因缘、佛传、灵验故事、唱导文学、民间传说等皆可归入其内。而文学史中的说话文学,则多指结集成书的故事集,且习惯上按题材大致分为佛教说话集与一般(或世俗)说话文学集。《日本灵异记》,全称为《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是日本说话文学的滥觞之作,编撰于日本延历六年(787),最终成书于弘仁十三年(822)之后。上中下三卷,共收录宣传佛教因果报应等佛教主题的短篇故事一一六则,另于各卷之首置序一篇。在上卷序中有如下记述:

昔汉地造冥报记,大唐国作般若验记。何唯慎乎他国传录、弗信恐乎自土奇事?粤起目瞩之,不得忍寝;居心思之,不能默然。故聊注侧闻,号曰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作上中下叁卷,以流季叶^[5]。

文中的“汉地造冥报记”、“大唐国作般若验记”,分别指的是唐代的《冥报记》和《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日本灵异记》撰述之前,《冥报记》和《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等中国

佛教灵验故事集就早已在日本广泛流行,并且独步于日本佛教界。可以说,《日本灵异记》一书即是受到此类中国灵验故事集的启发和刺激编撰而成。虽然撰者景戒在序文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本国意识,并在题目中特意加上“日本国”等字以示与中国同类作品相区别,但其体裁和内容等则都明显烙上了中国的印痕。比如,就本书与《冥报记》的关系而言,其卷中第十《常鸟卵煮食以现得恶死报缘》和卷下第十《如法奉写法花经火不烧缘》、第十三《将写法花经建愿人断日暗穴赖愿力得全命缘》等三则故事皆为《冥报记》卷下《隋冀州小儿》和卷上《唐河东练行尼》、《东魏下邳人》相应三则故事的翻版,这些故事除了情节相似之外,甚至连语言的细节表述亦多有一致之处。

《日本灵异记》中的《金刚经》灵验故事,分别见于卷中第二十四《阎罗王使鬼得所招人之赂以免缘》、卷下第一《忆持法华经者舌著髑髅中不朽缘》、第二十一《沙门一目眼盲使读金刚般若经得眼明缘》等数则。其中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有直接关联的故事,为其卷中第二十四《阎罗王使鬼得所招人之赂以免缘》。这则故事讲述的是日本圣武天皇时代,家住奈良左京大安寺之西的主人公檜磐岛,在贩货归途遇到了阎罗王阙派来抓捕自己入地狱的鬼使。由于贩运之资乃借用大安寺讲诵《大般若经》之香钱,同时因赐食鬼使,宰牛餐飧,并受鬼使所教奉读《金刚般若经》百卷,最终得以免受地狱之苦。故事末尾处云:“大唐德玄,被般若力,脱阎罗王使所召之难;日本磐岛,受寺商钱,脱阎罗王使鬼追召之难也。”这里所引述的“大唐德玄”即是《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卷上《救护篇》中的《窦德玄》一则故事。这则故事梗概如下:宗正卿窦德玄,于麟德元年中出使扬州按察。渡淮水之时,见一人形容惨悴,便赐其同船并施以食物。但渡水已讫,此人仍尾随不离。德玄询问,方知其乃赴扬州追捕自己的鬼王。德玄遂向其讨教如何免脱地狱所迫。鬼王因愧受德玄赐食,便教其奉诵《金刚般若经》千遍,终得解脱。两则故事在路途人鬼相遇、餐飧狱鬼、尾随不离、狱鬼教授奉读《金刚般若经》并因此得脱地狱之苦、豁免后鬼前来索食等诸多情节方面皆雷同。由此可知,《日本灵异记》受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中《窦德玄》故事之启发和影响乃无容置疑。但由于国情

与文化不同,在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上,《日本灵异记》亦有所取舍。比如,在《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中,德玄被豁免返至人间后,狱鬼前来索食,同时亦索要纸钱。在得到满足后,狱鬼告诉德玄:正报已由诵经销讫,犹有傍厄须遣道士上章。这里的“纸钱”、“道士上章”等皆为中国固有的道教俗信,体现了《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所处的唐代之佛教与道教走向融合的时代特征。这些内容显然不符合《日本灵异记》所强调的“日本元素”,因此在本书中相应之处,仅有“自今以后,每节为我修福供养”等寥寥数语,借以弥缝其殊。

《日本灵异记》所收录的这则故事,后来为《三宝绘》、《今昔物语集》、《元亨释书》等说话集和佛传文学所征引,在日本广泛流传。可见,日本《金刚经》灵验故事中中国源流故事的影响至为深广。

3

《今昔物语集》成书于十二世纪初期,是日本说话文学作品中最大的一部,分为“天竺部(卷第一卷——第五)”、“震旦部(卷第六——卷第十)”和“本朝部(卷第十一——第三十一)”三部分,共三十一卷(卷第八、十八、二十一等三卷为缺卷),收录印度、中国和日本佛教及世俗短篇故事一千余则。其中,卷第六《梓洲郡县姚待写四部大乘语第四十五》、卷第七《宝室寺法藏诵持金刚般若得活语第九》、《并洲石壁寺鸽闻金刚般若生人语第十》、《李思一依涅槃经力活语第四十二》、《陈公夫人豆卢氏诵金刚般若语第四十三》、卷第十一《圣武天皇始造元兴寺语第十五》、卷第十四《僧长义依金刚般若验开盲语第三十三》(日本灵异记卷下第二十一)、《壹演僧正诵金刚般若施灵验语三十四》、卷第十五《横川僧寻静往生语第八》(《日本往生极乐记》十四)、卷第二十《橘磐岛略使不至冥途语第十九》等十则皆为涉及《金刚经》的灵验故事。此十则故事中,卷第十一、十四、十五、二十中的数则主要是采录于《日本灵异记》和《日本往生极乐记》等书的日本本朝故事。而卷第六和第七的六则故事则属于“震旦部”的中国故事,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等中国唐代《金刚经》灵验记有着密切关联。

对于这些关联故事,岩渊悦太郎、桥本进吉^[6]和片寄正义^[7]等诸氏曾经有过较为详尽的考察。

桥本据岩渊的调查指出:这六则故事虽然在内容上都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有关联,但都属于间接关系。其中,卷第六《梓洲郡县姚待写四部大乘语第四十五》和卷第七《宝室寺法藏诵持金刚般若得活语第九》的直接出典为辽代高僧非泐编撰的佛教灵验故事集《三宝感应要略录》,同卷《并洲石壁寺鸽闻金刚般若生人语第十》的直接出典为《法苑珠林》所引用的《冥报拾遗》,同卷《李思一依涅槃经力活语第四十二》的直接出典当为《冥报记》,同卷《陈公夫人豆卢氏诵金刚般若语第四十三》的直接出典当为《冥报记》或《法苑珠林》。

卷六第四十五和卷七第九两则的直接出典为《三宝感应要略录》,而《三宝感应要略录》则采录自《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即是说,《今昔物语集》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之间存在着间接的关联,是其故事的源流文献。对此,片寄与岩渊、桥本的看法一致。但是,片寄氏对上述考察中卷七《陈公夫人豆卢氏诵金刚般若语第四十三》的出典略有修正,他认为其直接出典应当是《冥报记》或《金刚般若经集验记》,而不是《法苑珠林》。原因是在这则故事中「今昔震旦ニ陳公ノ夫人」和「日暮方ニ及デ…夫人俄ニ頭ヲ痛ム」等处的划线部分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一致,尤其是第二处唯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的“黄昏时忽然头痛”相吻合,而《法苑珠林》和续藏经本《冥报记》中皆未见“忽然”二字。

片寄氏在此虽然发现续藏经本《冥报记》中亦无“忽然”二字,但却没有否定《冥报记》作为直接出典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他认为《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中的这则故事引自《冥报记》,故推测当时的《冥报记》古写本中应该有“忽然”二字(「集驗記は「唐臨冥報記曰」とあるから、當時の古本冥報記にはかくあったものであろうか」)。但是,查检目前所知的日本传存古写本《冥报记》,无论是前田家本还是高山寺本抑或知恩院藏本,皆无“忽然”二字。其次,前田家本《冥报记》在此则的末尾处附有:“金刚般若验记上卷有此记,其奥云:夫人日向唐临嫂说”这样一段说明性文字。而且,根据片寄氏的研究,《今昔物语集》所采录的《冥报记》故事,较之其他诸写本更近似于前田家本^[8]。考虑到以上诸因素,笔者认为《今昔物语集》在翻译这则故事是可能同时参考了《金刚般若经集验记》。

若此,《今昔物语集》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之间就突破了间接关系,而成为有直接交涉关系的文献之一。当然,除此一处外,譬如「陳公ノ夫人有リ」、「伏シテ弥ヨ煩フ事無限シ」、「其ノ燭、前ナル階ヨリ直ク床ノ前ニ来ヌ」、「此ヲ見テ驚キ喜ブ事無限シ」、「夫人ノ読経カヲ以テ、命百歳有テ」等诸处全同于《冥报记》和《法苑珠林》而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相异。这说明,本故事的中心出典仍为《冥报记》,而《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仅止于参照关系。《法苑珠林》虽与《冥报记》一致,但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今昔物语集》中有四十九则故事确定为直接采自前田家系统本《冥报记》。

关于《今昔物语集》卷七《李思一依涅槃经力活语第四十二》的直接出典,岩渊和桥本推测为《冥报记》,其依据有二:其一是《今昔物语集》中该故事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所引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以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同一故事语言表述上有异;其二是《法苑珠林》卷九十一破斋感应缘所引出自《冥报拾遗》的《唐陇西李思一》一文中言及此故事,且有云“语在《冥报记》”^[9]。但因唯一载有《唐李思一》故事的前田家本《冥报记》当时尚未发现,致使他们的考察未能走出推测的领域。前田家本《冥报记》于昭和十年(1935)四月被指定为国宝,昭和十二年三月影印刊行。其卷上十一则,卷中二十则,卷下二十六则,三卷共收录五十七则故事,较最古的高山寺藏本多出四则,较知恩院藏本多出十六则,是现存古写本中收录故事最多的一个本子。其中,卷中的《唐李思一》和《唐周善通》、卷下的《唐李寿》和《唐傅奕》等四则故事均为其它古写本所未载。查检《李思一》一条,其行文表述较之《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所引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同一故事更为详尽,而与《今昔物语集》所载故事完全吻合,故与上述岩渊和桥本之推测无异。新大系本《今昔物语集》中亦已注明该故事的出典为《冥报记》。

据以上考察,《今昔物语集》卷七第四十二和第四十三两则故事的直接出典皆为《冥报记》,其中第四十三则在翻译过程中有可能直接参考过《金刚般若经集验记》。那么,《冥报记》和《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两书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研究《今昔物语集》的学者似乎未曾注意过。鹤岛俊一郎曾就《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中所引萧瑀《金刚般若经

灵验记》十四则故事与《法苑珠林》和《太平广记》中所引的重出故事作过比较考察,确定与《冥报记》重合者三则(《柳俭》、《刘弼》、《赵文若》)^[10]。台湾学者王国良亦对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作过考察,并将与之关联的其它资料一一列出,制成一表^[11]。其中,与《冥报记》重出的故事共有六则,在此按照《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中所出的顺序分别表示如下:①《邢州治中柳俭》(出《救护篇》第一,《法苑珠林》卷第十八引出《冥报记》);②《遂州人魏旻》(出《延寿篇》第二,《法苑珠林》卷十八引出《冥报记》,题为《赵文信》);③《太庙署丞李思一》(出《延寿篇》第二,前田家本《冥报记》卷中第十六);④《鄜州宝室寺僧法藏》(出《灭罪篇》第三,《法苑珠林》卷十八引出《冥报记》);⑤《蓬州仪陇县丞刘弼》(出《神力篇》第四,《法苑珠林》卷十八引出《冥报记》);⑥《隋时雍州赵文若》(出《功德篇》第五,《法苑珠林》卷九十四引出《冥报记》)。将重出的这六则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如下情况:六则故事的情节皆一致,但是普遍存在着语言表述和描写详略等方面的差异。总的来说,《法苑珠林》所引《冥报记》的故事较为简略,这一点可能与原文在引用过程中被简化有关。因为《冥报记》每则故事的末尾都有交代故事之来由或采录原委的文字,而在《法苑珠林》的引用文中则未见。③《太庙署丞李思一》是六则故事中唯一见存于《冥报记》古写本即前田家本中的一则。《冥报记》中的这则故事,不仅比《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所引萧瑀撰《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中的同一则故事叙事详密,而且叙事的语言表述亦不同,其篇尾有如下文字:“临先闻其事,大理卿李道裕故使人就玄通录其事云尔。”这说明这则故事有其来源,是撰者唐临先自闻其事,后复闻于大理卿李道裕之后而记录而成的。而李道裕所言乃是据其遣人就当事者玄通和尚亲录之事。这就保证了故事的“真实性”。这种史笔记录式的方法,其效果有类于佛的本生故事。尽管这是此类灵异故事的惯用手法,不排除是撰者故意为之,但从信徒信仰角度来理解的话,或许真有其事。所以说,收录于《冥报记》中的这则故事,略可推测是撰者唐临依据耳闻所录,它与萧瑀所撰《金刚般若经灵验记》当不存在直接的出典关系。依次类推,其余五则,包括④《鄜州宝室寺僧法藏》亦应如是。比如说,②《遂州人魏旻》虽然与《法苑珠林》卷十八引出《冥报记》的故事情节一致,但主人公的名字则不同,在《冥报记》中作“赵文信”;⑤《蓬州仪

陇县丞刘弼》一则,《法苑珠林》的引文更为详尽,表述词语亦有不同。不过,在⑥《隋时雍州赵文若》一则中,不仅两者在情节上相吻合,在语言的表述方面亦颇见一致之处,如“乃缩一脚”、“极大辛苦”、“暂时偃息,如似欲睡”等语句如出一辙。这说明两者的话源可能极其近似。萧瑀在隋时与唐临的外公高颉共事过,《冥报记》中载有大量有关萧瑀及其家属的记事,且卷上《陈严恭》一则所记的话源则直接来自萧瑀之子萧锐。如此等情况,足以为证^[12]。

从如上分析来看,虽然两书在个别篇则中存在情节和用词上都相近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差异较大。为此,笔者认为,《冥报记》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在话源的提供者方面或许存在关联,但是两书的重合故事应该不存在书面继承的关系。若此,岩渊、桥本和片寄所指出的《今昔物语集》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的间接关联说,在此应当有所修正。也就是说,至少就《今昔物语集》卷七第四十二和四十三则而言,其直接出典为《冥报记》,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不存在间接关联。同时,根据上面的分析,卷七第四十三则有可能直接参考过《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与之有直接交涉,而不是间接的关联。

关于《今昔物语集》卷七《并州石壁寺鸽闻金刚般若生人语第十》的直接出典问题,桥本援引岩渊的考察,指出其乃是《法苑珠林》所引《冥报拾遗》。对此,片寄认为《法苑珠林》所引《冥报拾遗》故事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所引《冥报拾遗》故事几乎完全一致,无法判断孰为直接依据。《冥报拾遗》是《冥报记》的后续作品,为唐代郎徐令所撰,史志未见著录,《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云:“《冥报拾遗》二卷,右皇朝中山郎徐令字元休龙朔年中撰。”据此可知,此书共两卷,成书于唐高宗龙朔(661—663)年间。其残篇多见引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杨守敬、岑仲勉、方诗铭、李剑国等皆有考述,但诸氏独不察《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一书亦见引自此书故事。据笔者比勘考证:《冥报拾遗》故事见引于《法苑珠林》的实有四十五则,而见引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的则有十则。这十则分别为《京郊杜之亮》、《前校书郎吴兴沈嘉会》、《洛州景福寺女侍童供任五娘》、《陇西李虔观》、《曹州济阴县西精舍》、《平州人孙寿》、《前大理司直河内司马乔卿》、《普光寺栖玄法师》、《翊卫

高纯》、《并州石壁寺老僧》。其中,《京郊杜之亮》、《前校书郎吴兴沈嘉会》、《普光寺栖玄法师》、《翊卫高纯》等四则未见以《冥报拾遗》之名而引载于《法苑珠林》,可补前述诸氏考证之疏漏。其余六则,重出于《法苑珠林》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两书之中,《今昔物语集》卷七第十则故事亦包括在内,分别见载于《法苑珠林》卷五十报恩篇第五十一感应缘(题目为“唐并州石壁寺僧”,篇末云:“此一验出冥报拾遗”。)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卷下《功德篇》第五,两相对校,相异之处如下:

集验记→珠林→今昔

- ① 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唐并州→震旦ノ并洲
- ② 僧每有余食→法师→僧、…常ニ食事ノ時毎ニ
- ③ 墜地而死→俱墜地而死→…土ニ落チヌ。即チ、乍ニラ死ヌ
- ④ 经旬之后→后→其ノ後、三月許ヲ経テ
- ⑤ 僧忽夜梦二小儿白之曰→夜梦→僧ノ夢ニ二人ノ兒出来テ僧ニ向テ云ク
- ⑥ 比来闻法师读诵法华经及金刚般若经→读→聖人ノ常ニ法花經及ビ金剛般若經ヲ転読シ
- ⑦ 某村某姓家託生为男→某村某姓名家→方ニ其ノ郷、其ノ県、其ノ家ニ生レムトス
- ⑧ 僧呼鸽儿、两儿并应曰“诺”→呼为…、应之曰→僧、兒ニ向テ、「汝等ハ、此レ、鴿兒力」ト喚フニ、二人ノ兒、共ニ答フ
- ⑨ 后岁余始言→一应之后,岁余始言→(無)
- ⑩ 贾祇忠先为并州博士,迁任隰州司户,为徐令言之。后于并州访问,并称实录。→此一验出冥报拾遗→(無)

从上述比较结果来看,②的日文接近《金刚般若经集验记》,③和⑤的日文接近《法苑珠林》,而④和⑦的日文则与两者皆不同。在以上比较之中,《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使用奈良国立博物馆现藏原高山寺旧藏本作为底本,并参校了以轮王寺现藏本、大日本续藏经本;《法苑珠林》使用了中华书局版《法苑珠林校注》;日文使用了新大系本《今昔物语集》。以上比较得出的结果,与岩渊、桥本以及片寄的考证结论无甚大出入,但有一点需指出,日文译文中有数处既不同于《集验记》和《法苑珠林》,亦不同于载于《法华传记》、《弘赞法华传》、《太平广记》卷一百零九(引出“冥报拾遗”)、《义楚六帖》卷二十三(引出“冥报记”)以及《法华经灵验

记》(卷上第七则)等其它文献中的同一则故事。比如,除上述所指出的④和⑦两处外,「僧、此レヲ見テ、哀ビノ心深クシテ泣キ悲テ、忽ニ土ヲ堀テ此ヲ埋ツ」之中的副词“忽”字,上述诸汉文文献中亦皆未见。这种情况,有三种原因可以考虑:其一,所据文献的版本不同;其二,出典另有所本;其三,日文译者的改变。如果是出于版本因素导致不同的话,《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或可拟为《今昔物语集》的关联文献。

4

以上主要以《今昔物语集》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的关联问题为主线,结合岩渊、桥本和片寄等诸氏的研究进行了考述。下面以卷六第四十五和卷七第九两则故事为例,着重探讨一下这两则故事的传承流变,明确在出典考证中弄清故事传承经纬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同时指出新旧大系本《今昔物语集》中对于此组《金刚经》灵验故事的出典考证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卷六第四十五则《梓州郫县姚待写四部大乘经》主要内容为:唐代梓州郫县人姚待发愿为亡父母奉写四部大乘经,《法华经》和《维摩经》各一部、《药师经》十卷、《金刚般若经》一百卷。是日午时,有一头鹿突门而入,立于经床前,举头舐案。家狗狂吠,全然不惧。姚待抱之,为说授三归之法,乃跳踰屈脚,略无惊色。后又有一屠儿来至案前,取经而去,杳然无踪。其后,邻家夜梦:鹿乃姚待之母,屠儿即姚待之父,各依业受命,因感姚待为写四部大乘经,各来示相。姚待得知此事,愈加相信佛经之威力与灵验。早在《今昔物语考证》中既已指出,这则故事的直接出典乃辽代高僧非泐所撰《三宝感应要略录》一书。此书上中下三册,共收录一六四则有关佛法僧等三宝灵验的短篇故事,每则故事皆于其题目脚下注明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今昔物语集》卷六的这则故事,见于其卷中第三十一则《梓州姚待为亡亲自写大乘经感应》,题脚有注云:“出金刚般若记等”。此处的“金刚般若记”,即指孟献忠的《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一书。即是说,《今昔物语集》震旦部所收录的这则故事,其原典为《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查检《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此故事载于其卷下功德篇第三中的第五则《梓州郫县人姚待》。另外,唐释僧详所撰《法华

传记》卷第八书写救苦第十之二中亦载有《唐梓州姚待》。

首先,比较《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与《法华传记》中所载两文,可知后者乃引自前者,且略有改动和增益之处。改动最明显的有四处,皆为关涉佛经具体名称异同之处:第一处在故事的开头,前者为“梓州郫县人姚待,诵金刚般若经,以长安四年丁忧”,后者则将其中的“诵金刚般若经”一句删除;第二处是姚待因吃羊肉被迫至地狱,“著紫人”问其持何经时,前者为“答持金刚般若经”,而后者则改为“答法华维摩药师金刚般若经”;第三处是“著紫人”问厅西著枷杻之人(即屠儿李迴奴)读经情况时,前者为“此人读般若经虚实”,而后者则改云“此人读经写经虚实”;第四处是姚待因于地狱中见村边人张贤,觉醒后便报其儿为父写经。后者则改“写经”为“写法华经等”。经过如此一番改动,原本收录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中旨在突出《金刚般若经》灵验的故事,变成了适合宣传《法华经》的灵验故事而载入《法华传记》。

增益部分的文字见于《法华传记》中屠儿李迴奴取《金刚般若经》而去、“莫之所之”之后和“至开元四年”之前之间的一段文字,今摘录如下:

是时,邻家梦鹿是待母,屠儿待父,命终之后,各依业故受生。其子发愿为二亲自写大乘经,报已定,故顿不能害,且来受化而去。

这段文字不见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而在《三宝感应要略录》中以双行小字附于故事末尾,文字上稍有出入,为便于比较,今移录如下:

是时,邻家梦鹿是待母,屠儿待父,各依业故受异身。待自为持写,故来受其化而已。

两文相较,便知后文乃据前文简约而出。其中前文中的“受生”,在后文中被改作“受异身”,文章更加通晓明白。《三宝感应要略录》所载此故事的题脚注云“出金刚般若记等”,依此处的“等”字可知,除了《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之外,亦参考了其它作品。通过上面这段不见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而唯载于《法华传记》的文字的考察,我们可以推知,此处的“等”字,当指《法华传记》。

《三宝感应要略录》所收录的大都依据多种文献资料概括或摘录而成的简短故事。就姚待故事而言,在《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和《法华传记》中都

用了大量篇幅着力描写了姚待为冥使所迫而入地狱的经过。在地狱接受审判时,姚待因受持《金刚般若经》(或者《法华经》等)得以豁免,被遣还人间。故事借此达到了宣传和张扬《金刚般若经》(或者《法华经》)威力和灵验的目的。但是,《三宝感应要略录》中对此未加采录,仅就故事前半部分中姚待丁忧后为亡亲写四部大乘经以及写经后亡父母来受其化的情况,依据《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和《法华传记》等文献约略抄出而已。因此,从此意义上说,它已经脱离了《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或者《法华传记》作为《金刚经》或《法华经》之故事集所独有的机能,被改写为一则姚待为亡父母书写四部大乘经的灵验故事。这一点,从其题目《梓州姚待为亡亲自写大乘经感应》中亦可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来。

《今昔物语集》中所收录的这则故事既然是以《三宝感应要略录》为出典文献,故事的主题自然亦从原典《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中的《金刚经》灵验故事转变为“写四部大乘经”的感应故事。更有甚者,在从原典翻译成日语的过程中,“姚待”一词由故事的主人公被误读为当时的一种职业名称(“一人姚待”);书写佛经的契机“丁忧”一词被误写为表示书写佛经时间的“丁酉”;中文文本中除了交代姚待的亡故父母之外并未提及其他家人,而在译文中则添加了姚待及其家人对于鹿的一系列反常行为所表现出的心理反应的描写。如此一来,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到《法华传记》,再从此两书到《三宝感应要略录》,最后到依据《三宝感应要略录》翻译成日文收录于《今昔物语集》,经历了从唐至辽,再从中国至日本这样数度的时空传承之后,此故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异(金刚经灵验→法华经灵验→四部大乘经灵验)。特别是从中文到日本的转变,尽管两者都基于佛教灵验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但是由于汉文理解程度受到障碍,致使故事被误读,原典再次发生变异。

尽管如此,经过一番细致的考察,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回溯到它的源流。《今昔物语集》旧大系本和新大系本虽然指出了此故事的出典为《三宝感应要略录》,并指出《法华传记》中亦收录类似故事,但却均未能明确此故事的传承经纬以及原典《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的存在。旧大系本在头注中虽亦指出原典为《金刚般若记》,并不清楚《金刚般若

记》即是《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仅是依照《三宝感应要略录》的题脚注依样葫芦地移录而已。显然,这是因为缺乏对《三宝感应要略录》题脚文献的研究以及对于先行研究成果吸收得不够而造成的。要避免这一点,必须对出典资料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和研究。而这恰恰是新旧大系本所暴露出的不足之处。

《今昔物语集》卷第七第九则故事的题目为《宝室寺法藏诵持金刚般若得活语》,其梗概如下: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僧人法藏身患重病,梦见一青衣告诉自己因互用三宝物,获罪无数。如若持诵《金刚般若经》,可消除其罪。于是,法藏书写《金刚般若经》百部,至心诵持。后来法藏病故,于阎罗王前接受审讯。因生前造佛像,书写《金刚般若经》百部,诵持不懈并劝人转读,同时又写一切经八百部,获无量功德,即时被放还人间。

这则故事同样载于《三宝感应要略录》,见之于其书卷中第五十七则《僧法藏书诵金刚般若经灭罪感应》,其题脚注云:“同记”。其前一则故事即《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中第五十六《释清虚为三途受苦众生受持金刚般若经感应》的题脚注云“出经验记”。这里的“经验记”,即是《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的略称。释清虚是梓州惠义寺僧人,关于他的灵验故事,《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于卷中(八则)和卷下(六则)两卷共收录十三则之多,乃是撰者孟献忠任梓州司马期间于当地采录的故事无疑。因此,这里的“同记”即“同出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之意。

《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中第五十六所收录的故事见于《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卷中神力篇第四中的第八则《梓州惠义寺释清虚》。而紧接其后所采录的第五十七故事则见于其卷中灭罪篇第三的第一则《郾州宝室寺僧法藏》,据其篇首所引出典可知乃出自萧瑀所撰《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也就是说,《今昔物语集》卷第七第九则故事见于《三宝感应要略录》,而《三宝感应要略录》则采自《金刚般若经集验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又采自散佚的萧瑀撰《金刚般若经灵验记》。另外,唐代道世撰《法苑珠林》(卷第十八敬法篇感应缘第二十二则,引自《冥报记》)、敦煌本《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第七则)、《宋高僧传》(卷二十七)等作品中亦载有类似的故事。将这些类似的故事与之相互比

较,最终得出如下结论:《今昔物语集》中所收录的这则故事的直接出典文献为《三宝感应要略录》,其原典文献为《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所引的萧瑀撰《金刚般若经灵验记》。见引于《法苑珠林》卷十八出自《冥报记》的故事和其他文献中的类似故事,只有前半部分的情节而没有法藏死后入地狱受审等的描写,且叙事语言多有差异。

将翻译文与出典文进行比照可以看出,《今昔物语集》的撰者在对汉文出典文献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一些误读。比如:法藏于重病恍惚之间,见一青衣在高楼上告之曰:汝今互用三宝物而获罪无量,若自写一部《金刚经》并至心受持,则可豁免其罪。于是,藏即应声:“若得灭罪,病又瘳差,敬写百部,诵持不废。”划线部分的句子,在《今昔物语集》中被译为:

法藏、此レヲ聞クニ、罪皆滅スル事ヲ得テ、即チ病癒ヌ。/其ノ後、金剛般若經百部ヲ書写シテ、心ヲ至シテ受持・読誦シテ瘳ル、事無シ(/表示分段,下同)。

用中文讲即是:“法藏闻此,罪皆得灭,病即痊愈。/其后,书写金刚般若经百部,至心受持、读诵不废。”很显然,这样的翻译使原文的意思完全走了样。类似的例子亦见于故事的末尾之处,例如,阎罗王审讯法藏并查看其功德簿之后,说道:“师功德不可思议。放师在寺,劝化一切,读诵般若,具修一切功德,莫生懈怠。师得长寿,无病安乐。后命终之日,即生十方净土。”阎罗王的这番话,译成了如下的句子:

王、法藏ヲ讃メテ宣ハク、「師ノ功德不可思議也。速ニ師ヲ放チ還ス」ト。/法藏、活テ、寺ニ有テ諸ノ人ヲ化シ、亦、諸ノ般若ヲ読誦ス。亦、諸ノ功德ヲ修シテ怠ル事無シ。法藏、病無クシテ命長シ。遂ニ命終ル時二十方ノ浄土ニ生レム。/此レ、法藏活テ人ニ向フテ語リケルヲ此如ク語リ伝フル也ケリトヤ。

译文中把阎罗王对法藏所讲的话截为两段,并且在“放师在寺”四字中间强行拆开来,使前半部分即“师功德不可思议,放师”。作为阎罗王赦免法藏的命令,而将后半部作为法藏被放还生之后“在寺”修行的故事来加以理解叙述。这样一

来,译文与原文的意思便相去甚远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前后两处的误读和误译,都错在对对话文的理解上。也就是说,译者没能很好地把握住对话文应该截至到何处。其实不惟外国译者,对于我们本国人来说,会话部分的标点断句亦是古文阅读中的难点。《今昔物语集》中的翻译故事,不仅在文句的理解上产生了误读误译,更在整篇故事上游离了出典作品。在《三宝感应要略录》中,法藏受持读诵金刚经而希求获得灵验的目的重在“灭罪”,而在《今昔物语集》译文中它更强调主人公的“死而复生”。这一点,看一下彼此的题目便可一目了然。

本节所考察的两则唐代《金刚经》灵验故事,皆是通过辽代《三宝感应要略录》这一佛教灵验故事集而翻译到《今昔物语集》中的。若从翻译角度来考察,最为重要的当然是故事的出典问题,上述两例便可为证。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就法藏故事而言,新旧大系本《今昔物语集》等的注释之中,未能继承和吸收岩渊、桥本和片寄等前人的研究成果,均未言及其源泉故事的萧瑀撰《金刚般若经灵验记》和孟献忠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也就是说,只注意了直接出典,而忽略了对其源流故事的探索与考究。这对于日本说话文学研究和中日比较说话研究来说都是很遗憾的事情。因为缺失了这种溯源性的研究,就难以从源头上把握这些故事的传承流变,更谈不上作深入比较研究了。

除以上两例之外,新旧大系本《今夕物语集》卷七第十则的脚注或头注中,亦均未言及《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的存在。新大系本脚注中指出此故事的原典为《弘赞法华传》,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据此书所录故事最晚出者年代为唐神龙二年(706)来看,其成书时间明显比《冥报拾遗》成书的龙朔(661—663)年间要晚得多,而且在《冥报拾遗》中又有撰者采录此故事的实录经过的记叙。因此,这则故事的源流作品自当为《冥报拾遗》无疑。另外,对比诸作品与《今昔物语集》的异同点,除《法苑珠林》和《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以外,《法华传记》要比《弘赞法华传》更近似于《今昔物语集》。因此,新大系本的注释当需更正。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WW007)、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品牌计划项目(2010Z004)阶段性成果]

注

- [1] 方广铝. 1995. 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及其注疏[J]. 世界宗教研究. 第1期.
- [2] 附带注释的版本有江户时代(1603-1867)初期无刊记本、庆安五年(1652)刊本、元禄三年(1690)刊《游仙窟钞》等三种。
- [3] 景旧钞本第一集《王勃集卷第廿九弟册》[M]. 1922. 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
- [4] 李铭敬. 2003. 日本及敦煌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一书的考察[J]. 文学遗产. 第2期.
- [5] 据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灵异记》[M]. (岩波书店, 1996年)原文和脚注整理, 并改为简化字体。
- [6] 橋本進吉. 1935. 黒板勝美氏蔵古鈔本金剛波若經集驗記解説[M]. 古典保存会.
- [7] 片寄正義. 1974. 今昔物語集の研究・上[M]. 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金剛般若經集驗記と日本靈異記」. 芸林舎.
- [8] 注[7]同著第二編第一章第二節「冥報記と日本靈異記・今昔物語集」.
- [9] 橋本進吉. 1935. 黒板勝美氏蔵古鈔本金剛波若經集驗記解説[M]. 古典保存会.
- [10] 鶴島俊一郎. 1991. 蕭瑀『金剛般若經靈驗記』について[J]. 『明海大学外国語学部論集』第4集.
- [11] 王国良. 1998. 《金剛般若經靈驗記》探究[G]. 《山鳥下听事, 簷花落酒中—唐代文学论丛》[M]. 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
- [12] 2007. 拙著『日本仏教説話集の源流・研究篇』[M]. 第一部第一章第五節. 勉誠出版.

作者简介: 李铭敬(1965—) 男 汉族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mjli_2005@yahoo.com.cn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Prophecy-Fulfilling Stories in the *Vajracchedika-Sutra* from the Chinese Tang Dynasty on Buddhist Short Stories of the Japanese Heian Times

Abstract: Classical works of Chinese literature such as *Minba-ji*, *Jingangborejing-jiyanji*, and *Sanbaoganying-yaoluelu* have been lost in China for years, but kept and referenced in Japan until today, which has greatly influenced short stories in Japanese litera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hecy-fulfilling stories in the *Vajracchedika-Sutra* of the Chinese Tang Dynasty and Buddhist Short Stories of the Japanese Heian Times. Misunderstandings on this issue in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are pointed out and rectified through the present study. It is suggested that research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short stories should include a study on the sources of the related stories so that the routes of the spread, succession, and / or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stories can be tracked down.

Keywords: prophecy-fulfilling stories in *Vajracchedika-Sutra*; *Nihon Ryoiki*; *Konjyakumonogatari*; works for direct reference; original works

Author's Information:

Li Mingjing (Male) Year of Birth: 1965 Professor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Jap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Study

E-mail: mjli_2005@yahoo.com.cn

新版书目

书 名	书 号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新日本語能力测试重点攻关. N3 读解	978-7-5611-6802-8	贺静彬, 于晓冬主编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6
新日本語能力测试重点攻关. N3 文字·词汇	978-7-5611-6801-1	贺静彬, 于晓冬主编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6
新日本語能力测试50天逐级 突破N5、N4、N3 单词天天背	978-7-5611-6879-0	郭孟编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6
新日本語能力测试50天逐级 突破N5、N4、N3 听力天天练	978-7-5611-6877-6	邢莉, 金婵编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6
新日本語能力测试50天逐级 突破N5、N4、N3 语法天天学	978-7-5611-6876-9	赵媛媛编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6